



康巴周末

康巴文学

2024年5月31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南泽仁 版式设计:边强

童年的影子

仇进才

中学课本里有篇文章叫《童趣》，选自沈复的《浮生六记》，我时不时就会翻出来读，让那个始终不肯长大的自己从心灵深处跑出来，跟在沈复后面一起嬉闹，推开想象的大门，与“物外之趣”康续前缘。

我没有他的本领，不敢和太阳大眼瞪小眼，但见到细小的东西，同样会情不自禁地去观察。比如杨絮，当它大摇大摆地从我面前飞过，我会一把将它抓住，托在掌心，看它摆动个不停，竭力想回归风中的绒毛；看因骤然着陆而不知所措的种子，脸上那迷惑的神情，然后一口气把它吹回半空，翻上好几个跟头，继续前往它该前往的地方。等它落地后，一定会更努力地扎根、生长，谁也无法再将它玩弄于股掌，而当它高高耸立，足够睥睨曾经抓住它的人时，却又愿意为他们留下一片绿荫，供人在日长睡起无情思，闲看儿童捉柳花。韩愈曾说“杨花榆荚无才思，可恨只有斗芳菲的红紫的格局”。

我对飞在空中的东西有别样的兴趣，哪怕是吸血的蚊子。但我不会像沈复一样，把灰不溜秋的它们当作白鹤，而是看成黑夜派来的战斗机。它们每一只都携带着定时炸药，潜伏在我看不见的地方，即使偶尔掠过我的眼前，也会迅速隐匿形迹。待到锁定了目标，它们毫不犹豫地发起冲锋，先在我的血管里尽情抢掠，再把炸药埋在我的皮肤下，然后拍拍屁股姗姗走开。半天后，炸弹爆炸，红色的小包鼓出难以忍耐的痒意，逼得我指甲连连掐出十字形的深痕。

偶尔，我会在白天故意露出腿“钓鱼执法”。胆大的蚊子探头探脑地落下来，做完餐前的感恩仪式后，伸出利器刺入皮肤里。我默不作声地注视着它们的肚子一点点变大，然后心满意足地飞走。“撞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这是蚊子对我现身说法的生存哲学。有些蚊子得意忘形，拖着大肚子就不肯再费力地找地方躲藏了，就近趴在墙上小憩，被我猛地一拍，绞成一小摊血迹。它们做事可真是虎头蛇尾，明明只要再飞几步远，到了桌下就万事大吉，却偏偏在百里者半九十，所以千百年后，蚊子依旧成了气候。

沈复最常做的事，是蹲在犄角旮旯里，把想象力作为放大镜，将尘土间的虫蚁爬行看成森林里的野兽奔走。在他眼中，蛤蟆像后世电影中的怪兽，力拔山兮气盖世，随意走一步都会踩倒大片树木。某次，他正躲在灌木丛中，偷看两只虫子如狼似虎地相互争斗，正起劲时，一阵烟土和强烈的震动传来。他抬起头，竟和高过树冠、盖过山峦的蛤蟆对上了眼。它却不用正眼瞧他，舌头一吐，把两个虫子都吞进了肚里。这让沈复忍不住地一惊，也正是这份惊吓让他回过神来，恍然发现蛤蟆才到自己的脚背高，于是气得把蛤蟆鞭打了几十下，驱逐出境。

我也常这样蹲在菜园子里，尤其是在雨后，看蚯蚓在地面上赶集，和很多在土里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的亲戚们相认。它们慢悠悠的步伐，就像是老人拄着拐杖，背着手，优哉游哉地散步。不过，若是我用树枝一捅，它们马上会疯狂地扭动，那架势，不啻被打到了七寸。而在性大发的蟒蛇，随意一甩尾，都有折断树木、压塌山岭的威胁，抽得大地不停颤动——呆在窝里的蚂蚁都以为是地震了，赶紧爬出来避险。

突然，一只公鸡飞奔过来，对准蚯蚓猛啄几下，就把它们吞进了肚子里，然后扑腾着翅膀飞到篱笆上，昂首挺胸地站着。我望着它，像是望着一只降妖除魔的凤凰，那七彩的羽毛在阳光下显得无比华丽、高贵。

据说，沈复写《童趣》时已经四十多岁了，但他依旧能把夏蚊成雷当作群鹤舞空，像个黄口儿童般重新发现世界惊心动魄的精彩，这该是何等的快乐与幸福？庆幸的是，这么多年过去，我也仍有蹲在地上，看蚂蚁搬家、蜘蛛捕食的心情。

若是我突然向后倒去，未必是因为得了病。或许，只是被一只凶悍的大蜘蛛吓到了，而我跌坐的地方，就是童年投在生命中的影子。

儿童节 快乐动起来

台是供奉祖宗神灵的地方，是你玩的地方吗？”爸爸接着还说这铜锣是我们家祖传下来的，别看它那黑乎乎的样子，时间可长着呢，有个城里人想出大价钱买下它，爷爷就是不同意，他说卖了铜锣就等于卖了祖宗。你懂吗？卖祖宗的就是不孝之子，跟你书上的卖国贼一样令人可恨。爸爸这么一说，我的眼前顿时浮现出电影中那一个个卖国贼的丑恶嘴脸来，想起了最后他们被枪毙时自己那痛快解恨的鼓掌，蒙眬之中觉得自己确实玩得有点过分了。老师不是常说知错就改的孩子还是好孩子吗？我应该认真地去向爷爷认错。

那时爷爷七十多岁了，身体还非常好，每天上工干活，不比村里的年轻人逊色多少。当我低着头走进他的屋子时，他正和小脚奶奶一起忙着做晚饭。“爷爷，我今后保证再也不去敲那神台上的铜锣了。”“那才是爷爷的好孙子，神台上的锣是我们的祖先留下来的，平常没事时是不能乱敲的，要不然祖宗会生气，知道么？”他的大手亲昵地抚着我的头发，细心地解释道。见爷爷不生气了，我说完话便钻出了一口气，默默地走回堂屋，重新把它放好在神台上。看到爷爷那痛心的样子，我心里禁不住顿生一股莫名其妙的妒意：爷爷就知道心痛破铜锣，不知道心痛自己的孙子。

三天后出山为村里买种子的爸爸回来了，我破例一回自觉地告诉了他因玩神台上的锣而挨了爷爷的骂。爸爸听后先是盯着我沉默了一会，然后压低声音说道：“算你运气，爷爷没揍你，过去玩别的东西谁骂过你？神

台前的一个晚上，爷爷和邻居王大爷从城里给张财主挑绸布回来，在路上碰上了国民党的中央军在附近村子里抓壮丁，当时国民党的部队无恶不作，没人愿意去，只好到处抓人当兵。他俩一看形势不好，便躲过大路走山路，到天快亮时赶回了村里。王大爷慌手慌脚交了钱，工钱也不领家也不便向山上跑去躲了。爷爷没跟他一起去躲，而是火急火燎地跑回家里，拿出铜锣，沿着村边大路来回跑着猛敲锣，并一边大喊“中央军来抓壮丁啦——”，村里人纷纷惊醒出逃。爷爷见村里人都跑得差不多了，便也跑进山里躲了起来。中央军在村子里没抓到一个壮丁扑了空，很是恼火，当他们得知是我爷爷敲锣报的讯时，发誓一定要找到他，把他当众枪毙。爷爷在山里躲了三天，见中央军还没走的意思，便趁天黑在村里其他人的帮助下，悄悄溜回家中，挑上全部家当，拉着小脚奶奶连夜逃出了村子。他们翻山越岭走了四天四夜，来到了这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当时仅有两户暂住猎人的山沟里安下了家，一直到今天。去年爷爷生日时的那个老大爷，还对这铜锣行了三个礼呢……爸爸边吃边说，表情是那样的平淡，我的脑海里可顿时枪声大作，硝烟弥漫，如果不是爷爷当时不顾自己敲响了这致命的锣，不知道他又要增加多少随着炮灰飞扬的冤魂。

没想到那黑乎乎的铜锣还有如此不平常的故事，从此调皮捣蛋的我再也没去敲过它，甚至从内心里还对它有了一份敬意，每次在神台前经过时都要认真地看上它一眼。

小时候，我顽皮淘气，坏事坏事无所不为。上树掏鸟窝，去山坡上放牛，把刚认识的仁字教给别的小孩，在邻居家石灰抹的白墙上乱写瞎画，干旱季节把稻田里的水放个见底……

今天想来，那就是天真无邪的童年啊！

清楚记得有一天放学后，我做完作业便开始打我家神台上那铜锣的主意。村里每到过年唱大戏都敲锣，很好玩的，我把它取下来玩玩吧，于是大瓮子叠小瓮子，抖抖颤颤登上神台把它取了下来。铜锣很大，差不多赶上我那矮小的个子，好在比较薄还不太重。取下来后，我便把它挂在一个树杈上，找来一根大棍子，数着一二三四用力敲了起来。哐哐哐……清脆响亮的锣声顿时击碎了山坳里往日的平静，院子里的公鸡母鸡胡乱飞窜，大黄狗也被这突如其来的响声吓得低着头夹着尾巴边叫边溜躲进了柴堆，林子里的鸟儿也如临大敌纷纷扑翅腾空而起……从未看到过这样的景象，我“哇哇”大叫着更加用力敲着锣，兴奋的小脸似乎正贴着火塘，大火在燃烧，嘴巴、眼睛、鼻子，还有眉毛和头发……

“吃饱了，撑的！”一声怒喝从天而降，如雷贯耳，那舞到半空中的棍子顿时灰溜溜地耷拉下来。是前几天刚过七十二岁大寿的爷爷，他轻轻地把我取下的铜锣，怜惜的目光和那沾着泥土的大手，亲切地抚摸着锣面上那被我用力敲出的道道新痕，叹了一口气，默默地走回堂屋，重新把它放好在神台上。看到爷爷那痛心的样子，我心里禁不住顿生一股莫名其妙的妒意：爷爷就知道心痛破铜锣，不知道心痛自己的孙子。

三天后出山为村里买种子的爸爸回来了，我破例一回自觉地告诉了他因玩神台上的锣而挨了爷爷的骂。爸爸听后先是盯着我沉默了一会，然后压低声音说道：“算你运气，爷爷没揍你，过去玩别的东西谁骂过你？神

铜锣的故事

王玉纯

炎炎夏日来临，看着小卖铺里各式各样、花花绿绿的雪糕，我不由想起小时候难忘的半支冰棍。

那是小学二年级的酷暑之日，校门口突然来了一位卖冰棍的叔叔。白色的泡沫箱放在自行车后座上，箱里用棉被包裹着透明的冰棍。我看着同学们擎着一支支冰棍从对面走来，清甜的冰棒汁在他们的唇齿间滑过，我的心也跟着痒了起来。奈何摸了摸口袋，我兜里除了一张糖纸啥也没有，那一刻我多么希望那糖纸能变成一张可以兑换清凉的人民币啊！

踌躇之余，我鼓起勇气走到了卖冰棍的叔叔跟前，问了一下冰棍的价格。他说：“一毛一支”，看我迟疑的模样，又指了指自行车上的挂牌示意我，上面写着可以用鸡蛋或课外读物进行兑换。我那不安的心倏忽间感受到了一丝希望和安慰。

中午放学，我回家翻箱倒柜，发现没有什么课外书可以兑换，那些好不容易四处搜罗来的小人书我是舍不得给他的，我不由叹了口气，望向箩筐中的鸡蛋。妈妈不在家，于是我征得奶奶同意后，就带着一颗鸡蛋一蹦两跳地奔向了学校。一路上，我都在想象着换到冰棍后那入口即化的快乐，仿佛那酷热的风都是清凉的、甜蜜的。

彼时，我早已忘却那柔软的小布包里还放着一枚鸡蛋，它和我的书本在包里一起欢歌……

到了学校门口，我万分欢喜地想拿出鸡蛋换冰棍，可眼前的一幕让我傻眼了。片片白色蛋壳，黏着刺眼的蛋黄撒了一书包，书本也沾上双蛋液。卖冰棍的叔叔关切地问：“小同学，你要换冰棍吗？”我说：“是的，只是……鸡蛋它碎了！”叔叔惋惜地摇了摇头，叮嘱我下次小心呵护这么金贵的鸡蛋。

我难过得想掉眼泪，窘迫、失望、后悔等各种情绪涌上来，好想找个地缝钻进去。我站在触手可及的冰棍箱前眼眶微红，内心五味杂陈，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就在此时，同学慧慧从我身后走来，她手里拿着一本《安徒生童话》。看到我的尴尬后，她拍着胸脯说：“放心吧，你的冰棍我包了！”我俩相视一笑，我紧皱的眉瞬间舒展开来，小脸也有了灿烂。我们用那本故事书换了一根透亮的冰棍，慧慧接过冰棍后，麻利地撕开冰糕袋，掰下一半放在包装纸上，另一半递给了我：“来，这是你的那一半，咱俩有福同享，有冰棍同吃！”我小心地接过那半支冰棍，生怕这差点无缘的冰棍在交接中再不慎落地。拿起冰棍，我松了口气，轻振鼻尖、微闭双眼，淡淡乳香、丝丝清凉浸润着我的神经，整个人都凉爽了许多。香香甜甜甘泉一样的糕液在舌尖流转，冰爽着我的味蕾，慧慧调皮地蘸了些冰水点在我额头，我们在嬉笑中与热浪共舞。

为了感激她的冰棍之情，放学后我主动帮她值日。我俩一个洒水、一个扫地，忙得热火朝天。同学们还很诧异，值日为何变成了我和她的组合，因为我和慧慧原本并不是特别熟络，现场的气氛却那么轻松和谐。我故作神秘地说：“因为我们是冰棍组合”，哈哈！这段难忘的经历，让我俩成为了亲密的好友。

多年以后，回忆起那半支冰棍就觉得眼前的酷暑没有那么难耐，仿佛那半支冰棍有着神奇的魔力，能持久地带给我清爽！

半支冰棍

杉杉

人类主流文学精神 康巴当代文学阵地 康巴当代文学旗帜 康巴未来文学摇篮

